

(上接B1版)

乡村年味： 记忆中的 烟火乡愁

过年的前一天，家家户户都忙碌着磨豆腐。自家种的黄豆先粗磨一遍，浸泡在大盆里，捞去浮在表面的豆壳。泡胀后一勺一勺地添入磨眼，随着磨盘缓缓转动，那看似坚硬无比的黄豆在磨齿的研磨下，慢慢变成了散发着豆腥味的乳白色浆汁。煮热的浆汁用纱布过滤掉豆渣，再把浆汁倒回锅中煮沸，接着用温水把碾碎的石膏粉调好，一边缓缓地倒入豆浆中，一边用长柄勺子轻轻地搅动豆浆。随着石膏水的融入，豆浆里神奇地出现了豆花，豆花逐渐凝聚变大，接着把豆花舀入铺好滤布的方形竹筛里，包好表面的布，压上重物，慢慢挤出多余的水分。一两个小时，四四方方、白白嫩嫩的豆腐块就做成了。

过年的餐桌上有了豆腐，就多了一份从舌尖到心底的美妙体验。豆腐的口感滑嫩得难以想象，犹如丝绸在舌尖上轻盈滑过，几乎感受不到一丝阻碍。当你轻轻咬下一块豆腐时，那绵软的触觉犹如棉花糖在齿间散开，细细品味，似乎还有一种独特的韧性，并非坚韧如皮筋，而是在柔弱之中带着微微的反弹之力，让你在咀嚼间多了几分乐趣，多了几分满足感。

哦，老家的石磨和石碓哟，在我的生命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！

最近几年，由于在家的时间少，人们磨米浆、磨豆腐都用小型机器了，省时省力。老家的石磨和石碓被冷落，过年也不再听到那“吱呀——咕嘎——”“咚——咚——咚——”的大合唱了。相反，城里有的卖辣椒面、汽粉、绿豆粉、锅巴粉、豆腐的商店，还专门给它们加装了电动设备，希望做出的食品尽可能地保留曾经的优质口感。

去年，翻建新房后，我原本打算把石磨和石碓放在院子边，引水从磨眼流入，顺着磨槽流进碓窝中，下面建一个小池子，养几条金鱼，种几株睡莲，应是别有一番景致吧?!哥说：“院子小，不好放。老人们曾说这东东西安放好，不然不利家。”

左思右想了几天，考虑到没有恰当的地方安置，最后，让铲车师傅帮忙把它们铲丢到远处去了。从此，陪伴了我们几十年，带给我们很多美味和回忆的石磨和石碓，再也不见了……

过新年

除夕前夜，一家人围坐在熏腊肉的火坑边闲聊，母亲秋天从远山背回来的柴火在火坑中噼里啪啦地响着，火星子时不时地蹦出，映衬出一片温馨祥和的氛围。母亲坐在那里，心里盘算着明日的各项事宜，像是一位指挥官在部署战略一样认真。

“明天，你两兄弟早点去祖坟烧纸，接祖宗回来过年。”母亲转头看向我们，轻声吩咐道：“吃早饭后去放牛，等听到人家放鞭炮了就回家来。”

我认真地点了点头，眼睛里满是对新年的期待。

除夕早上，天刚蒙蒙亮，父母亲就起床，先把炉火烧得旺旺的，火苗欢快地跳跃着，让整个屋子都迅速暖起来。随后，两人挽起袖子，拿起扫帚，开始里里外外地打扫着。屋角的灰尘、院里的落叶，在他们的清扫下没了踪迹，不大一会儿，屋里屋外就变得干干净净、焕然一新了。

简单吃点儿早饭，太阳出来了，我们欢快地把牛羊赶到山坡上去放牧。阳光洒在身上，暖暖的，带着新年特有的喜悦劲儿。

若天冷，不曾放牛的时候，我看见父亲从炕上取下猪头、一块腊肉、几节香肠。他熟练地在院子里烧起了柴火，把猪头和腊肉放在明火上燎烧，烧去杂毛和脏污后，又仔细地清洗干净，这才放入那口大锅中开始炖煮。那口大锅咕咕咚地响着，仿佛在哼着轻快的歌曲。

等肉熟的时间里，用煮熟的米浆把买来的对联和门神贴好。那红红的对联像一条条红色的彩带，为有些老旧的木房增添了几分喜庆色彩。我曾写过一次对联，没练习过毛笔字的手对毛笔的驾驭心有余而力不足，心里想着要把字写好，可是手上就是不听使唤。最后，写出来的字歪歪扭扭的，贴起来看着很不顺眼，现在想来还觉得有些好笑。

下午两点钟左右，村庄里陆陆续续响起了鞭炮声，像是一支支先头部队，拉开了新年祭祀的序幕。父亲庄重地从锅中捞出煮熟的猪头，猪头圆润而饱满，散发着诱人的香气。他把猪头放在一个大茶盘里，腊肉和香肠也依次摆好，端放在堂屋的八仙桌上，摆好几杯酒，点燃香烛，神情肃穆地对着神龛鞠了三个躬，嘴里小声嘀咕着对新年的祈愿，希望来年全家平安、庄稼丰收。之后，再到院子里，点燃香烛，对着大地鞠了三个躬。然后，点燃一挂鞭炮。

仪式做完后，父亲把茶盘端回屋里，开始分割猪头上的骨头，我们也可以随意地吃香肠和猪头肉。猪的獠牙被我们用一



丰盛的年席

玩灯

根麻线穿着，挂在胸前避邪。

过年那天的厨房热闹得像是在上演一出好戏。母亲和姐姐在灶台前忙碌着，锅里的油热得滋滋作响，肉一下锅就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。母亲手法娴熟地翻炒着，不一会儿，炒肉的香味就弥漫了整个屋子。

自家喂养的羽毛油亮、鸡冠火红的大公鸡在小锅中熟透软烂；稻田里捞起的鲜活肥美的鲤鱼红烧后颜色红亮；豆腐煮好了、腊肉炒好了、猪头肉和香肠也都切好了。所有的菜分盛在九个碗里，端放在堂屋的桌子上，再添几碗饭、倒几杯酒、茶、饮料，父亲带着我们两兄弟一起给祖宗们焚香烧纸，三鞠躬后，父亲对我们说了几句祝福的话。之后，再端几个饭菜到院子摆放在长板凳上，再次焚香烧纸。所有的仪式结束之后，燃放一大圈鞭炮。

一家人围坐在桌旁，大口大口地吃着，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容。大人们一边吃，一边聊着家常，谈论着过去一年的趣事和来年的计划。笑声、谈话声和外面的鞭炮声交织在一起，构成了一首欢乐的交响曲。

“今年咱们家收成不错，明年还要继续努力啊！”父亲笑着说，“明年，你们更要好好地学习哦！”

“是啊，孩子们也都长大了，越来越懂事了。”母亲应和着。

大家纷纷举起杯子，相互碰杯，欢声笑语中充满了对新年的美好祝愿。

窗外的鞭炮声更加密集，时而如急促鼓点，时而如悠扬笛声，在空气中回荡，给乡村的除夕夜增添了几分热闹和喜庆。

吃完年夜饭，嗑着瓜子，一边打着纸牌，一边守岁，守着幸福安康。

在县城里工作二十年了，于我而言，在

正月初一早上，吃完汽粉和汤圆，村里人都会去坟地里给祖宗拜年，焚香烧纸，表达对先人的怀念与敬意。拜得有干爹干妈的小孩子，则要在家长的带领下去给干亲家拜年，送上新年的祝福。

正月初二，新结婚的青年夫妻要携手去岳父母家里拜年，传递着新婚的喜悦与对长辈的尊敬。

那些不去别人家里拜年的小伙子，无所事事，大年初一就聚拢在一起商量玩灯的事儿了。我们白沙镇小岩村五组从什么时候开始玩灯的？我没有去考证过，反正，从八十年代末我记事起，基本上年年玩灯。

我们玩的灯有两种：毛龙和花灯。

毛龙，在当地是极有特色的。我们组的毛龙体型比周围村庄的更大，身长约二十米，外形也更美观。它的身体是由一节一节精巧的竹篾骨架构成，这些骨架紧密相连，构成了坚实的骨骼框架。编扎毛龙可是个技术活，要挑选柔韧性好的竹子，编出的骨架才够结实，舞动中既能保持结构稳定，又能灵活转动，展示出动感之美。这种对自然素材的理解与运用，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的理念。

村里心灵手巧的老艺人，他们是编织毛龙的高手。观看他们操作，就像是欣赏一幅缓缓展开的画卷。他们的手指在竹篾间穿梭跳跃，动作娴熟流畅，似乎与毛龙之间建立了一种默契，很快就能编出一段龙身的骨架。骨架之外，包裹着的是一圈圈细腻的篾条，它们犹如龙身上的血管脉络，给予毛龙生命力的同时，也为后续的装饰

花灯，则另有一番风情。编扎花灯首选粗细均匀，竹身笔直的荆竹。这种竹子生长周期长、韧性优越。在老艺人的巧手下，荆竹篾条仿佛变成了柔顺的丝线，或弯曲，或交织。花灯的形状多样，有的圆形如玉器，象征团圆美满；有的八角形如亭子，寓意八方来财；有的洁白如鸽子，象征平安吉祥……

为了让花灯更加坚固美观，在编扎的过程中还要用细麻线缠绕篾条的接口处。然后，糊上透光性好又质地坚韧的皮纸，在糊纸的时候，要保证纸面平整，没有褶皱。上方的翘角配上长线穿好的彩纸吊绳，再给灯身绘上彩色的图案，好似给花灯穿上了一件精美的衣裳。

玩花灯少不了优美的唱词。那些唱词富有浓郁的民俗风情，内容涵盖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、农事的经验传授以及民间传说故事。比如对白：“当门有棵树，喜鹊飞来住，有的叫发财，有的叫发富，”表达了美好的祝福；独白：“丝线套水牯，犟都犟不得；纤绳套鸡公，崩作八半截。”土里土气中又幽默诙谐；唱词：“正月里来正月正……腊月里来又交春……”对仗工整，从正月唱到腊月，结合节气，内容丰富，韵律性强。

每一句唱词，都饱含着质朴的情感，像是从村民心中盛开的花朵。领唱人的嗓音或嘹亮，或婉转，将唱词的韵味演绎得淋漓尽致。每节唱完，配以和声，在马锣、钹、铜锣的混响中，“旦角”和“丑角”跳上一段舞——在农村玩花灯传统文化中，男扮女装的角色被称为“旦角”或“妹妹”。旦角是花灯戏中的一个重要角色，由男性扎假发髻、包头巾、着花裙等装扮来表现女性形象。在表演中，旦角右手执绸边花折扇，左



春节「玩灯」

城里过年实在是一种无趣的体验，很多乡村来城里工作的人在过年时都回村里去了，城里的新年总是透着一股挥之不去的冷清感觉。

我内心深处始终钟情于乡村的新年味道。尤其是近年来，当夜幕降临，乡村的烟花盛放起来，绚烂夺目，比小县城的烟花更加美丽动人。每一朵烟花在空中绽放的时候，就像是一位身着华丽舞衣的精灵在夜空中翩翩起舞，它们用璀璨的光芒点亮了整个乡村的夜空，也点亮了我心中对新年的所有期待与热爱。

乡村的新年，充满着浓浓的人情味儿，有成群结队走亲访友的欢声笑语，有长辈给晚辈压岁钱温馨画面，还有围坐在一起吃团圆饭的幸福场景。

乡村的新年，就像一幅色彩斑斓充满生机的民俗长卷，每一处细节都散发着令人着迷的魅力。

提供了基础。这些篾条上，缠绕着五颜六色的皮纸，色彩斑斓，好似一片绚丽的龙鳞。糊皮纸的过程，则是对耐心与技巧的最大考验。每一寸皮纸都要均匀贴合在篾条上，既要密实又要保持一定的空隙，以便光线穿透，营造出既蓬松又细腻质感。最后，还会在龙头、龙身、龙尾的某些关键部位绘画，或装饰上红布、黄布，让毛龙更加光彩夺目。

当阳光洒落，或是夜间在毛龙的体内点燃红色的蜡烛，烛光摇曳，满身龙鳞便会闪烁出令人心醉神迷的彩虹般的光芒，威风凛凛，栩栩如生，吸引着所有人的目光。

当毛龙制作完成后，舞龙的小伙子们就会开始排练。他们手持杆杆，龙头追赶着前面圆形的“宝灯”，随着锣声鼓点的节奏起舞。毛龙在他们的手中仿佛有了生命，时而盘旋上升，时而俯冲向下，时而左右游动，时而神龙摆尾，展现出震撼人心的力量与美感。

手执彩巾，展现出一种优雅、柔美的气质。这种表演形式不仅丰富了花灯戏的表演内容，也为观众带来了独特的审美体验。旦角的搭档通常被称为“丑角”，同样由男性扮演，其装扮相对简单，手摇纸扇，穿着一身古装戏袍，通过幽默诙谐的表演和滑稽的动作，逗趣旦角，使得整个表演更加生动有趣，逗得观众开怀大笑。

当花灯穿梭在村庄，以“开财门福祀”推开第一扇木门后，那优美的唱词和欢呼也随之飘荡在村庄的每一个角落，让人陶醉。那唱词，也是很多小孩子的文化启蒙，放牛的时候，他们会模仿着唱上几句。

花灯的唱词很多，要背得滚瓜烂熟不容易，加上串寨时在主人家停留的时间较长，一晚上串一个稍大点的寨子都快天亮了，而且特别累人，所以，我们组里的人更喜欢玩龙灯。

龙灯进户时只需要唱一个简短的“龙福祀”，在堂屋里焚完香纸，收下仪式钱，随

着鞭炮声舞几圈，唱几句带走“五瘟”的吉利话就奔向下一家了。

龙灯与花灯编扎好后，都会择一个吉日出灯。出灯的当天晚上，人们只能去附近的土地庙里做仪式，而不可走村串寨。

大约在正月初四五出灯，一直到十六化灯。在这段时间的每天傍晚，大家早早地吃罢晚饭就汇聚在灯堂，大人小孩几十人一边敲锣打鼓，一边舞着毛龙，浩浩荡荡地走向附近的村寨。然而，当连续几个晚上熬夜之后，回家的路上，孩子们常常会边走边打瞌睡呢！

玩灯还有些讲究：有的专门去亲戚家玩。那年，县里正月十一在体育场举办毛龙节，我们组的毛龙队受邀提前到来，凡是组里有人在城里安家的，他们都特意上门去舞了一回，倍感温暖；有的是为了完成村民的某个夙愿，专门定制毛龙，这样的毛龙是不能去走村串寨的，只能按约定的时间去村民家举行还愿仪式。

正月十四，白沙镇的人们叫做过大年。这天晚上，白沙街上人山人海，十里八村的花灯、毛龙、狮子灯，一二十支队伍齐聚街上。因为街上只有这一晚开门接灯，故而很热闹。所有玩毛龙的队伍分成两组：一组两三个大人带着小孩们扛着牌灯、宝灯，敲着锣鼓，挨家挨户去串门，收仪式钱；另一组扛着毛龙聚集在中街，做着迎接炸龙的准备工作。街上的居民们早已准备好了很多鞭炮，一声令下，一根根长竹竿支着一串串长长的鞭炮，对准毛龙的头和身体，噼里啪啦地一阵狂轰乱炸；有的直接把一圈点燃的鞭炮扔到地上，霎时，火光闪烁、炮声震天、烟雾弥漫。毛龙与舞龙的人都被团团围住，分不清东西南北。

里三层外三层围观的人们哟，心都提到嗓子眼了，手心冒汗，都在为舞龙的人担忧，害怕他们被鞭炮炸伤呢！

突然，毛龙“活”了。只见数条毛龙腾飞起来，龙头忽左忽右、忽上忽下，睁圆双眼，瞄准竹竿上的鞭炮，或用头上的犄角把它挑落下来，或用展开的尾巴狂扫，很快就把大量的鞭炮击落在地面上。龙身左右摆动，“龙脚”——舞龙人已经与毛龙合二为一了，他们的脚宛如龙脚，快、准、狠地踩着地上的鞭炮，那气势非常震撼人心。众人围之呐喊欢呼，节日的氛围一下子被推到了顶点。

眼看着燃放的鞭炮快要被踩灭了，一根根竹竿又挂上了长长的冒着火星子的鞭炮，新一轮的炸龙又开始了，根本不给毛龙喘息的机会。舞龙的勇士们没有丝毫畏惧，反而越战越勇，任由炮声响在耳畔，炮壳击打着脸或身体。只见人扑着龙，龙护着人，团结协作，上下翻飞，左冲右突，好一场精彩的表演，赢得了观众的阵阵叫好声，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半个小时后会暂停一会儿，方便换人，补充鞭炮，也让空气中的火药味散一下。之后，炮声再次响起，盘成一圈把舞龙人护在身体下的毛龙又腾空驾雾起来。

大年夜，炸龙的鞭炮要持续两三个小时。有的毛龙被炸得千疮百孔，首尾分离；有的毛龙被火花引燃，面具全非；我们组的毛龙编扎结实，身体完整，只是受了些皮外伤。舞龙的人因为平时训练有素，头上包裹了毛巾，身体在毛龙的掩护下平安无事。哦，这是一群多么勇敢与机智的人啊！

晚上十一点左右，所有的炮声和灯都停了下来。街上的几个负责人把所有玩灯的、看灯的人，分配到各家各户去吃宵夜。这个传统一直持续了很多年，现在的宵夜改成在街口支起几口大锅统一煮粉，大家免费吃。

几年前的大年夜，我带着孩子去看炸龙，街上看灯的，做生意的，借机相亲的，熙熙攘攘，热闹非凡。县公安、交警、消防、医疗，全部到位，保护着大家的人身、财产安全，也保护着乡村浓郁的民族文化。

正月十五，白天把受伤的毛龙修补完整，晚上到本寨闹元宵。收灯早的时候，路过邻居家的菜地，顺手扯几根葱进屋炒“虫虫粿”。其实，邻居也知道就是在他家地里扯的葱，但大家都很开心。

正月十六，根据玩灯获得仪式钱的多少，拿出部分钱买猪肉、烟、酒，全寨的人一起打平伙；余下的钱留存起来给组里添置些桌子、板凳、锅、碗、瓢、盆等，红白喜事需要用的家什。

当晚，把龙杆插入水田里，做完仪式后，在锣鼓和鞭炮声中，把毛龙点燃，让它随风腾空而去。

化完灯，回到灯堂，孩子们只顾吃喝，大人们一边吃着，一边商量着春耕的计划，谈笑风生。

锣鼓收入仓库，在春、夏、秋默默地积蓄力量，等待来年春节，小伙子们再度把它们叫醒。

时空变换，情愫犹存。那些关于乡村年味的记忆，那些年杀年猪、推磨、春磨、玩灯时的欢声笑语，那份家的温馨，都将成为心中最珍贵的宝藏，化作心中最柔软的温度和无尽的怀念，让我们在岁月的流转中，仍能感知到那份源自故乡的纯粹与美好，赋予我们无限的力量与勇气。

未来，无论走向何方，那份对故土的眷恋，对乡村文化的敬仰与热爱，都将如同璀璨的星河，照亮茫茫夜海，引导我们不忘来路，守护初心，勇敢迎接每一个新的黎明。